

天地原是好家乡

——《旧风旧雨》序

□董宁文

我与靳飞兄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初的一天上午,那天我如约前往他指定的湖广会馆,初次见面即很投机,你一言,我一语,当然基本都是听他说话,其时靳飞兄大约也才三十出头吧,但所谈及的人和事大多都是京城文化界的老先生,我对其中的不少老先生也比较熟悉,这样一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次的见面,起因是张中行先生的指引。记得是与靳飞兄见面的前几日,我去拜访行公,聆教之后,行公说,你以后如果想要找我,或者想要知道一些我的近况,可找靳飞和庞晓两位即可。并在一张小纸片儿上写下了两位的名字,并告诉了二位的电话给我。记得那天应我之情,行公在我所带的一本小册页上写下了一页手迹以为纪念: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戊寅六月 张中行

从此以后,我与靳飞兄始终保持不紧不慢的联系,因为他一直比较忙碌,但是我们对彼此的近况也都是比较关注的。

回过头来说下那天见面的情况,虽然至今已有十八年的时间,但是所谈及的一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书中提及的由靳飞兄在湖广会馆为季羨林先生米寿所策划的那场堂会所描述的场景令人心驰神往,那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活动,只是最终没有达到预期而令人更增加了遐想的空间。那次堂会,我的老朋友范笑我因公务去京,正巧赶上,也值得一记。

那天我们还商量好一同去医院看望萧乾先生,所有的细节都已谈妥,只是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早上,靳飞兄突然来电话,说是文洁若先生表示暂时不宜去而未成行,也因此错过了与萧乾先生晤面的机缘。后来,我与文洁若先生交往颇多,在萧乾先生去世后也曾去过他们家几次,但也只能看到原封未动的萧乾先生书房的样子,看到墙上很多大大小小萧乾先生的彩色照片,有一次,文洁若先生还告诉我萧乾先生的骨灰也存放在家里的情形。

虽然无缘见到萧乾先生,但是我还是因文洁若先生的热心帮助而藏有他们夫妇二人的一本签名本,萧乾先生的签名本是他生前所签,细心的文洁若先生还在每本书上钤上了二位的印章,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书缘吧。

现在手头正看着靳飞兄给我写的一张镶着金边的日本镜片,上面写了两句话:平生若无功名累,天地原是好家乡。这张镜片写好,他手边没有带印章来,只好压上了一方“北京湖广会馆”的方形印章,记得靳飞兄当时说,这样也不错,正好记下我们在湖广会馆的见面。

几年后,我们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上再次见面,再后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到南京来一两次,我们在凤凰台饭店的有益斋以及他来南京必住的古南都饭店多次见面闲聊,我还介绍了南京的几位书友与他见面闲聊。最近四五年,靳飞兄似乎更加忙碌了,好在去年我们因他研究梅兰芳《贵妃醉酒》的专著《梅氏醉酒宝笈》一书的出版事宜再次联系上,后因故未在我手里出成,而由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后来,靳飞兄觉得过意不去,说他手里还有一本《旧风旧雨》似乎更适合我们“开卷”系列,也就因此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书中三四十篇文章都不太长,但涉及的文坛、学界以及戏剧影视界的人却不少,一一读来,似又听到靳飞兄的娓娓道来,深感亲切。这其中的妙处自不待言,还是请读者诸君细细品味吧。

书中新加的几篇有关梅葆玖先生的文章寄托了靳飞兄与玖爷多年来的交往以及深情。记得四月初的一天晚上,靳飞兄从北京打来一个长长的电话,我们彼此畅聊了一番,其中谈及玖爷的病情不容乐观,大家心情都很沉郁,二十多天后,梅葆玖先生即仙逝。

一个月前,靳飞兄命我在书前也写一篇序,我本想此书已有两篇妙序,如果我再写一篇一定会有累赘之感,但转念一想,写一点我与靳飞兄过往的实录,或许也不无不可,故此写下以上的一些闲话,以记录一二我与靳飞兄的书缘往事吧。

丙申五月初四于金陵开卷楼南窗
(《旧风旧雨》,靳飞著,湖南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八月版,定价:三十二元)

东写西读

杨联陞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写信给钱穆,请他书写一副对联:“先生得暇,拟请裁尺许宣纸为书一联(在一张纸上写,不必分来,更不必装裱,寄下到此,配一镜框,甚为方便)。”“平肩担道义,庸手著文章。”这是晚学近日重改前人之句。晚学蒲柳之质,下驷之材,难作人师,浪拥皋比,姑以此两语自为警勉,意谓平肩亦可分担道义,庸手犹当勉著文章。”(《蓬生书简》,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

之所以改这副对联,杨联陞在信中说了其中缘故:“晚学先祖厚富公(讳鸿仁),会稽人,游幕北方(所谓绍兴师爷),终于清苑,先

父子云(讳凤五)曾任吴子玉将军之军法处长,将军尝为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联(在国内未带出)。晚学于家学不克,后来仅于法制史略尝究心而已,殊为惭愧。改此两语,亦见一时心境。”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明代杨继盛所撰的一副名联,周恩来、钱锺书也都为友人写过。李大钊曾将“铁肩担道义”作为《晨钟》报创刊号的“警语”,又改下联的“辣”字为“妙”字,成一副新的名联。杨联陞改得太自谦,让钱穆来写自然不合适,钱穆便拟改为“双肩担道义,只手著文章”。杨联陞下一封给钱穆的信中说:“先生重改两

字,极为妥善。对联既工,蕴义尤富,双肩只手人人所有,圣哲凡愚原应平等,自勉勉人亦相通贯,双肩又可解为用全力,只手又可解为独立不倚。至于晚学原拟平庸二字,先生仍欲求跋语中附著,随而存之,已为大幸。先此叩谢!”

大概这时杨联陞只是从钱穆的回信中得知其改动,到六八年三月五日,杨联陞得到钱穆写的这一联(改为横幅)后,给钱穆写信说:“淑平省亲归来,带回先生‘双肩担道义,只手著文章’并跋语横幅(已由叶室斋精裱),法体疏朗,似有初唐人意味,跋语亦极简洁。即将悬之客居,与来访友人共赏。谨此叩谢。”

钱穆书联

□安迪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三六



牵进枕书的世界

□豆腐

上个月一个下雨的天气,终于收到了枕书老师的新书。沈丁花宜雨,北白川畔传达而来的文字也宜雨。雨过得快,书却读得很慢。直到昨日才读完——其实怎么读都读不够的。

看到开篇十五岁的小女孩说:读着枕书姐姐的书长大。非常羡慕,当今写书人多,读书人少,要遇到好的文字,往往要走许多弯路。这个女孩能够早早地接触到美,实在是幸运。往后翻,看到《京都古书店风景》和《有鹿来》里都出现过的熟悉风物:花、茶、酒和书,还有未曾去过却身临其境的店铺:一保堂和柿本纸司。心头有和老友打照面般的高兴。中间提及汪曾祺——汪曾祺是自己也很喜欢的作家,此间看到,非常欣喜。看到信中写,“嘉庐君”喜欢木香花,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汪曾祺老师写木香的诗句: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再翻翻:啊,枕书果然又讲书了。看到竞拍《太宰治全集》那段,回过神来,自己竟然也作鼓掌欢呼状。收到《如晤》的那周,刚好也收到了德田秋声《あらくれ》的复刻本,在日本非常易得的,在中国要购得,颇多周折,运费也昂贵。因此每次翻看讲书店的文字,都很心痒:能去一次多好啊。

意料之外的是收录了金沢之行一篇,讲到了熟悉的地方,非常高兴。书里讲《泷之白丝》,想到当年镜花发表《义血侠血》时所用署名非镜花,同窗德田秋声在报上看到这篇小说后,却凭感觉认出了此乃镜花作品,并被此作打动,重返写作之路。而今从泷之白丝纪念碑过了梅之桥后,就是秋声的纪念馆。书里说未能去成星屋纪念馆,实在是遗憾。还好篇末安静的雪,把遗憾都抹得平平。

读毕的心情也是平平的,晃着很小的喜悦:写出这样文字的人,幸福地生活着,真好。一直以来觉得作为读者,不适合说太多,但接受了书中递过来的一份心意,多少想要说一句:谢谢。一年前,自己也如开篇那个小女孩一般岁数,已在弯路上身心俱疲。下雨的傍晚在校图书馆徒劳翻找,看到《古书店风景》,抱着一点希望:看看吧,或许这就不像其他书那样造作讨好了呢。

那晚被牵进书中的世界,再也没走出来。此后有意搜寻微博未果,直到友人指路才找到,很低调。看断断续续的日常和文章:小饭馆、猫和房思琪,在笑和泪中感叹:枕书果然,是个很好的人呀。不讨好,看得清——并且还能够深夜吃菠萝,作诗;切西瓜,算数:八分之一一个西瓜。

深夜头脑不清醒,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深知会后悔:不知所云,实在唐突。有时看到微博上流露苦恼的心情,总不知如何说话才恰当。读者的话,有时还是太无力。但看到你说:写作是寻得庇护的场所。就很希望,不管如何,你能有条件,有力量一直这么写下去,不仅仅是“想要看到好文字”的希望,更是“希望对方能够快乐”的祝福。这种心情,大概和你一直说的“传达心意”是相似的吧。

《如晤》里写:写一封信,吃掉两只柿子。书到的那天学校饭堂刚好卖了柿子,在这句话的鼓动下尝了人生第一只柿子,很甜,但不小心吃到皮,满嘴石灰味。在石灰味中领悟到:当柿子书写者也相当不易。感谢老师的柿子,感谢老师的书。

新书快递

人之彼岸

郝景芳
中信出版社

创业者任毅把自己分成多个相同的“自己”,便可以同时兼顾多场活动和约会;有一天钱睿回到家里,发现他刚刚在医院服侍的形如枯槁的母亲,竟然健朗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名为陈达的智能管家,“目睹”了主人林达被谋杀……智能产品正在变得更加智能,如果把时间线拉得很长很长,一直长到未来人出生后植入的人工芯片仿佛出生证明一样成为标配,你就再也无法分辨谁是人,谁是AI化的人了。那么这一天来临时,人类会觉得当人更好,还是当AI化的人更好?郝景芳构思了六个中短篇科幻故事,它们的主角无疑都是人与AI。人与AI隔岸相望,作为理性的AI,是否一定能把人类非理性的一套心理表征学个差不多?在物理环境变成了智能产品的天下之后,人又该如何自处?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罗新
新星出版社

北大教授罗新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驛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



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作者的叙述平静从容,充满古典气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美的享受,读来欲罢不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万物归一

[德] 君特·格拉斯著 芮虎译
天地出版社

本书既是当代世界文豪的名作——共收录96篇诗作,人生最后光阴的全记录,对人生、对生死、对世界的最后沉思;又是高水平艺术作品集——格拉斯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曾被收藏家高价收藏,书中60幅绘画佳作,尽显艺术气质;还是首次正式出版——格拉斯生前创作了大量诗歌,这是国内正式出版的首部诗画集。诗歌、抒情散文与绘画互为呼应、相得益彰,格拉斯创造了人生最后的伟大艺术品。

艺术博物馆

英国费顿出版社著 王燕飞等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这是一座虚拟的艺术博物馆,由英国费顿出版社创建并策展,收藏了人类最为精美的艺术品,且不受实际空间的限制。约3000件绘画、雕塑、湿壁画、摄影、挂毯、浮雕饰带、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木版画、丝网版画、陶瓷和手抄本等荟萃一堂,讲述世界艺术的历史。